

散装的体香(组诗)

包明强

折子戏

梨花,就是从那个寒夜逐渐式微
散装的体香氤漫,再也不能成势
欲望的残影,已经失去旧日的光泽
爱情也会生锈,留下斑斑泪渍
被流水带走的,还会在雨中归来吗
人间烟雨,有一种自然属性的忧戚
风趁机掠夺了其中奥密的部分
我终于在暮色黄昏里,愿闻其详
一枚凋零落叶阐释着整个秋天的心思
芦苇在一声声喟叹中摇晃起脑袋
一头白发还在念念不忘青翠的笛鸣
往事如酒,如我恭敬这岁月悠悠
在一出折子戏中,我看见了自己
洁白的从前和漫漫淘洗蒙尘的余生

对弈者

复活楚汉一盘兵棋推演。车、马、炮
在将帅号令下,布阵,不见硝烟
只有两位老人的舌战,如沙场上激昂的鼓点
不和谐之声,像两只斗嘴的鸚鵡
只剩下尖锐且无伤害的对峙
千百年以来的战况,会随时间
瞬息万变,纸上谈兵有历史遗传那么点野性
让我们在进化论里,有所保留
过河的兵卒,连横还是合纵
早就把输赢当做一场修行
锋利、血光都在偃旗息鼓中收敛
出将入相不仅仅是为一盘棋
也为平平仄仄生活怀揣的风雨
求和,无疑是一种对弈最好的结局

知更鸟

树叶落尽,一粒干瘪枯槁的果子
像时间在枝头上,打了一个活结
那是外婆让我留给知更鸟过冬的口粮
我在很久以前丢失过一只会说话的鸟
它拐走了我全部耐心和部分语言
我向路人打听,描述它的模样
以及它贪食无花果时流露出的馋相
我从长风细雨中安抚黑夜,期待黎明
总想在帮助的事物上,有所摆脱
却又不知如何帮助或者如何摆脱
我在季节里守候,无果是一种回报吗

意外的记吟

丁大明

晨曦初露,微信铃声将我在睡意朦胧中唤醒
“哥,生日快乐!”大妹子的一声祝福,遽然让我记起了今天的日子

估摸着昨夜母亲与其聊起了远在海外的我——我们相爱相亲

在时光的长河泛舟轻轻
六十六载春秋,悠悠岁月如歌行

晨光初照,些微白发添于鬓
额纹,是岁月镌刻的深情

蓦地幻化成儿时景忠(注)里历经沧桑的老树

根深叶茂,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浮沉

夏日里,遮天蔽日送阴凉

曾经有人告诉我,看见一只受伤红色的鸟
蹲在光秃秃的枝柯上,仰天诵经
然后飞向天宇,消失在云团深处

暮色里

本就不平静的水面,又投入一粒石子
措手不及,是愈压愈低垂的暮色
几只迟归的鸟,还在打听天空的消息
翅膀沾满了一天疲惫不堪的心思
暮鼓和枪声,在旷远环绕、回响
一个不动声色的耐心是多么恒久
不必去隐瞒不该隐瞒的事态
障眼法只能在混淆是非时盲目
从破碎的水镜中,看不清真实面容
更看不清事物在不断发生改变的本质
怪不得白昼总把将要来临的黑夜,视为敌方
趁着还有一息亮光,让记忆包邮
寄回到连自己都不知道谁的梦中
我端坐在暮色里将一将紊乱的隐情

佛珠兰

佛珠兰在书房不显眼的地方绿着
茎上长满圆叶子,如一串串垂挂的佛珠
准确地说,更像是情人的眼泪
从某个黑夜喷涌而出,一泻不止
小家碧玉的模样,着实显得乖巧可爱
我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它
只在偶尔想起的时候,看一眼或浇点水
它总让青春的气息弥漫在我的梦里
春寒料峭,它打开的素花如此冷艳、宁静
冠状花絮又让人想起那些封闭的日子
在我打坐的时光里祈愿世界安宁
草木之心,走在远离疾疫的绿色通道上
如今,我再次沉迷于这温和的生活
用慈悲去擦拭每一滴值得珍惜的泪水



天边的浪

董泽中 摄

冬天里,坚韧的干枝抵御寒冷
故事在眼中闪烁
童年的梦想,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每一次回首,都是对过往的深情抚摸
每一步前行,即便匍匐着
也带着对生活深深的热忱

六十六个春秋,不只是一个数字的积累
它是爱的结晶,是爱与被爱的见证
家人围坐,笑语盈盈,烛光映照幸福的表情
时间凝固,只留下荡漾在心头的甜蜜与温馨

曾是那个一路追梦且又狂荡不羁的少年
奢望奔跑在幽然的旷野上
如今,家是港湾,不仅仅是停歇的画栋长亭
岁月,带走青春的容颜
却带不走那颗至真至纯、向往美好的心

为自己讴歌吧,为这六十六载的风雨兼程
为那些平凡日子中的不凡坚持与自由的灵魂
如同那永不凋谢的花朵
在生命中每一个这样的日子里,继续绽放,永不歇停
——直至梦醒时分

景忠:笔者就读的中学古称。

怀宁走笔

(组诗)

方向

独秀山

忘了,这是第几次读独秀山
第几次把一只新生的布谷鸟,放在最高处歌唱

春天宣布的每一条消息,好像都来自这里
飞翔的、行走的、正在发芽的事物,也想来到山顶
俯看皖江产下的这一片幸福指数

山上,草木还没有很响亮的名字
石头还没有修成正果,但它们闻到了的蓝莓气息、诗词气息
很像一盏光明发出的呼唤

它立着,便有了百年的仰望指数
它沉默着,我才敢说出怀宁大地上所发生的幸福的事

它为一个人永恒时
春天孕育的诗行,都向怀宁集结

独秀公园

水呀,花呀,草呀,树呀,桥呀
为一个人活着

一个人的光芒,有时是太阳,有时是月光
有时是一滴知恩反哺的水

怀宁,一枚新青年的来信
我读了近百年,仍未发现乡音里横生着菖蒲节

来的次数多了,我被一大片阳光感动着
那形似草书的书写手法,让真理更接近一种自然回归

有时,一个下午的时光
埋头读一棵非常安静的香樟树

孔雀东南飞

打开《乐府长诗》,春天多走了几步
杏花开了,桃花开了,梨花开了,现在轮到紫薇花开

我以为它和蓝色勿忘我同属一科
以为孔雀早已不飞了,就留在一页爱情主题上
看春风结果

这几年,怀宁筑了很多巢
它的姊妹凤凰来了,它的兄弟大鹏来了
一行行皖江唱晚来了

我牵着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
一路经过孔雀台、兴飞塔、兰芝桥、相公桥

不知不觉,我也变成了善写东南飞的一只蓝孔雀

